



走過奧運的日子—里約熱內盧 (一)

巴西，被喻為「世界足球王國」的這個國家，對於任何一個熱愛足球的球迷來說，都是一個令他們非常嚮往的地方，如能踏足此地，感受一下能滿載一個國家的足球狂熱，定必畢生難忘。幸運的我，因從事體育傳媒工作的關係，在2012年首次踏足巴西的城市——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由香港飛巴西是沒有直航機的，至少要經歷含轉機在內的兩程長途機，航程共需20多小時。該次我選擇的路程，是先飛8個半小時到中東杜拜，在杜拜等3個半小時轉機後，再飛14小時到達里約熱內盧。

是次飛巴西的目的是出席世界體育電視版權展銷會 (Sportel)，這個展銷會雲集全球所有大大小小體育項目的電視版權商，他們志在推介手上所擁有的體育電視版權，包括世界盃、奧運、NBA、英超、世界田徑錦標賽、世界女排等等，數之不盡，全部都可以在這裡購買得到，而巴西里約奧運版權費，也是在這裡開始跟版權商周旋，這個過程需要頗長的時間，因為過程必然涉及討價還價等等的程序；2012年倫敦的奧運版權費是1,700萬美元，那想必里約奧運版權費一定不會便宜，我們就想一定會過2,000萬美元。

說到巴西，因為之前聽說巴西的治安比較差，所以一到機場就租用在機場禁區內的出租汽車，雖然可能較貴，但相信會較安全。而坐著出租汽車往酒店途中向車外望，看到有很多大廈或商舖，都會用很粗的鐵柱圍著，鐵欄內有保安員，這麼森嚴的保安，令我當時確實有點擔心這趟工作以及自身的安全；幸而我住的酒店是在著名的旅遊區，世界最大沙灘之一Praia De Copacabana，相信治安應該會比較好些。

及後我們跟當地人接觸，問他們巴西治安環境如何？他們指旅遊區或一些商業區不會太差，但在一些貧民區或者在晚上為安全計也是別出外會比較好。據他們所說，即使是他們本地人也很小心，晚上深夜如果一個人開著車，到達交通燈前，即使亮了紅燈也盡量不要停車，因為停低後，恐防會有匪徒會衝過來打劫……難道真的是如此猖狂嗎？

在里約要停留五天，大部分時間在酒店內開會，不大敢到處走，連進餐也在酒店內；巴西餐全部以燒烤為主，食三兩餐不錯，多食幾天就不大適宜熱氣的我了。那次到里約除了商討各項體育項目版權外，還開始與當地一些華人和地膽等聯繫，為日後來這裡拍攝作各方面的準備。至於為什麼要找華人？因為始終「同聲同氣」，文化上、溝通上和了解都比較方便，藉著他們熟識這裡生活，使我們更了解里約環境，方便日後工作。

今次到巴西，最開心的就是幸運地接觸到我的足球偶像朗拿甸奴，實在是畢生難忘的回憶；而在回程的當天，因為選搭了深夜機，白天有幾小時空檔，也特意跑去著名景區耶穌山走走，當時的心情是不知會否再來，就算再來也未必有時間去走走，又怎會想到日後要來回巴西里約8次呢？下次再談！



■與朗拿甸奴攝於巴西體育版權展銷會內。 作者提供



百年罕見主僕情

太宰治和童年照顧他、失散了三十年的女傭阿竹重逢時，那段不見時光痕跡的描述，真的奇異到不可思議。

分散時九歲的小主人今日已年近不惑，從三歲到八歲照顧他六年的女傭阿竹，就算當年十多歲，現在年已接近百了，經過歲月滄桑，形象怎可能不變，可是在太宰治眼中，阿竹溫純的臉孔，清雅的儀態，像儲存了三十年前的春風又吹回來了，最喚起他帶有親切感回憶的，是一眼看到那深藍色菖蒲花樣的和服與腰帶，一再鮮明地呈現在阿竹身上，阿竹說當幫傭時太宰家所送的衣物，她一直保存至今，那天打扮之前穿著那套和服完全沒想過太宰治會到訪。開門時看到三十年前同樣呼應着一成不變的小主人的意態，主僕偶便不期然同時感到驚喜。

太宰治訴說他八歲那年有一天醒來不見了她，哭到天塌下來一樣悲慘，他幾個對女傭存有階級偏見的哥哥，從

此便看不起他這個全無男子氣概的婆媽小弟，太宰治就是全不在乎兄長的揶揄，儘管他開始寫作生涯後文筆乖異，予人無賴形象，可是一口《津輕》，心中念記幼年教過他走路和讀書認字的阿竹，文風就因有了阿竹的影子變得字字清美。

筆觸細膩，感情濃烈，可見阿竹對他生命的影響，甚於自己的父母和任何親人，就算有人譏笑他是低賤女工的兒子，他都不以為忤，甘於認阿竹為母，生於大地主之家的大少爺，也許看透貴族人生虛偽面目，才為阿竹純樸之美而深受感動。

太宰治與阿竹重逢時，幾乎與他自殺年齡相近，不由驚訝到他一生可能最大心願，似乎就是為了要見阿竹一面才活到三十九歲；傾盡心血的《津輕》，結尾提到「倘若一命尚存來日再會」的句子，便隱帶有半遺書意味。

雖然之前他有過四次自殺，其中三次還陪同三個人殉情，最後這一次，是怎樣的心境，可就更加傳奇得耐人尋味。



■太宰治憂鬱的童年。 作者提供



重新出發

前周休假離港，遠離了香港的「煩囂」，卻想不到這一週香港發生了幾件「大事」，規模大到令很多人意外。但仔細想想，這意外卻是有幾個月，乃至幾年的醞釀過程，反映政府對形勢的估計嚴重不足。

香港位處東西方交接處，各種利益集團分佈，國際勢力雲集，加上開放透明的政經結構，政府任何重大舉措都難免有各種勢力介入。而作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也注定香港就是一個眾說紛紛的地方，稍欠警戒，官員就容易墮入五里雲霧之中。

既然認為修例初衷是對的，只是在推動過程中，手法過於僵硬，處理不佳而令人誤會，暫緩一下，也正常。因為「事緩則圓」。不過，要認清形勢，香港在過去十多年已形成強大的反對派陣營，政府施政時不得不把這一重要因素考慮進去，從長計議。

以這次《逃犯條例》修訂為例，明明是一條針對重大逃犯移交的法

例，對絕大部分普通市民影響甚微，但別人一句「送中」——極不吉利的「送終」口號，就在「言論自由」的上空迴旋，形成要侵蝕香港、侵害港人權利的「惡法」，引致蝴蝶效應。結果，造成回歸以來兩次規模最大的遊行和暴力衝突。

在修例的問題亦然。本意出於將重大逃犯交回犯罪之地受審，為受害者伸張正義，這是不難理解的事。然而，別人不相信，即使明知那是非理性和沒有根據的，一時無法說服，也只有「退一步，海闊天空」。然後，整理思緒，養精蓄銳，調整策略，重新出發。

香港在過去百多年是經歷過很多風雨的，香港人也是善變、寬容的；人的一生，又何嘗不是？所謂風雨過後見彩虹，重要的是汲取教訓。



香港新風土病

香港亂局之後，會是什麼的明天？反對派發動了一場無法無天的亂局，包圍政總、立法會、警總，遷到稅務局、入境處擾亂，法治蕩然無存。在電視畫面所見，他們不停按止停載客電梯，阻礙市民離開，終有市民忍無可忍，挺身走出電梯制止，當然引起紛爭。

反對派為求目的，騎劫了大部分香港市民安居樂業的權利，扼殺了香港市民多年奮鬥的成果，竟然還有人認為需要支持這樣低智的「熱情」，道德邏輯大反轉，香港變得如此陌生和可怕。

香港人如今兩極化，一部分人選擇沉默，不看新聞、不開電視；群組無聲、朋友無言，活在自己天地間；另一部分人則選擇狂躁，萬事吵為先。

有位阿叔在電車裡大聲講電話，談論近日時事，聲浪確是影響了其他人，有位後生仔大聲喝阿叔「收聲呀！」阿叔一下子被點着了火，還以顏色：「做咩呀，叫我收聲？你哋去圍差館打警察就得，我講電話大聲啲都唔得！」阿叔此話一出，說出了乘客壓抑的心裡話，引來其他人的認同，出言聲援，嚷叫後生仔快些下車。香港亂局之後，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市民的忍耐已到了危險臨界點。

香港本來可以安居樂業，如今成了虎狼之地，後生仔辱罵之言惡毒，令人寒心，還要指點警隊道歉。正如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說，警察履行職責，為何要「道歉」？不想「道歉」成為風土病。前一哥之言，更是擲地有聲。

因局未解，是非歪曲，愛護香港朋友憂心忡忡，我倒是這樣看的，大家都想兒孫過上好日子，但人算不如天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控制不到，面對困局先要做好自己，不去添堵添亂，兒孫自有兒孫福，假以時日，自有方法解困局。



百家廊

山林

去年夏初，我的支氣管發炎，說話老是咳嗽。阿梅聽出我的聲音異常，建議我去農村田野裡挖蒲公英茶喝。

阿梅說，蒲公英是草藥界「八大金剛」之一，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和微量元素，能治療多種疾病。她的腸胃病就是堅持喝了一個多月野生蒲公英茶而治癒。要是別人說，我或許半信半疑，阿梅是我多年的好閨蜜，她的話篤定是實話。

我打電話給農村的兩個姐姐，讓她們幫我挖一些蒲公英製成乾茶，我抽空回去拿。兵分兩路，各有所獲。大姐二姐從田野裡採來蒲公英，用清水洗淨放在竹篋子上。幾於陰涼通風處，三兩天就能自然風乾。幾天後，大姐打了電話，問我若是沒時間回去，就給我寄過來。都是自家姐妹，我也無須客氣。兩天後，我收到一個紙箱，裡面是兩個姐姐合二為一的勞動成果。

燒好水，烹新茶。蒲公英茶稍有苦味兒，且帶有一絲甘香，完全不像那些苦口的中藥湯子。每天泡上一杯，連續喝了半月有餘，嗓子大有好轉。不禁感歎，有農村的親戚真好啊！我仔細觀察了箱子裡的蒲公英，發現帶根的很少，基本都是沒有根的。這些蒲公英可能是姐姐們用手拔出來的，根子斷在了泥土裡。如果用鐮刀挖，根子就會完好無損。蒲公英全身都是寶，根子藥效更強一些。據網上消息，北美科學家用蒲公英根提取物進行癌症治療，臨床試驗證明，蒲公英根具有很強的抗癌防癌功效。

古代藥典記載，蒲公英味苦氣平，可清熱解毒、消炎殺菌、消腫散結。蒲公英，家鄉的田野裡隨處可見，我們村裡人也叫它「婆婆丁」，因為開黃花，又得名「黃花地丁」。蒲公英的黃花長到一定程度就要變成白花。白花兒蓬鬆綿軟，像媽媽微微的林妹妹。哪怕是一陣微風，它也會飛起來，四處尋找自己心儀的地方安家落戶。本地民謠曰：蒲公英，救命菜，婆婆丁，人人愛。藥食兼用的蒲公英，是災荒



在混沌中更要清醒看問題

過去一周香港這地方真是波瀾雲詭，從未見過如此混沌的社會氣氛，相信每個香港人的情緒都在波動，不管是反對或支持《逃犯條例》修訂，你的情緒為香港未來前景何去何從而憂？定為自己理想抗爭？為私心復仇？為反中而波動？自己心中有數。如果信上帝的就交給上帝來審判，信神靈的由神靈審判，如果沒有宗教信仰的就留給自己良心審判。

看香港的《逃犯條例》修訂在各方勢力阻撓下「夭折」，看著整件事的發展，個人有些看法，不吐不快。這次再一次讓大（包括中央）看清楚，香港政府推任何一條與中國有關的議題都會遇到強大阻力，反對派一定送「大禮」，事前進行的輿論抹黑、再來大型示威遊行，已成打擊政府的基本套餐，與誰做特首沒有關係，從首屆到現屆誰也沒面界，儘管林鄭一直對他們伸出橄欖枝，也沒有好效果，對她的打擊沒有輕手過。香港有一批反對派根本是沒辦法爭取成為朋友的，退讓亦徒然，始終理念不同。

同時，哪怕在建制派，在今次事件中顯露出誰是真正有承擔的人，只靠林鄭獨力上陣支撐，實在是令人失望。請那些明哲保身的官員及議員，不要以為避開火頭就能自保，一齊救火才是英雄，才不會輸，明嗎？欣賞黃定光議員敢於公開反駁「示威者手無寸鐵」之說法。兩位前任警務處處長站出來為警方講公道話。俗話說：水上扒龍船，岸上有人見，你們誰落力誰偷懶岸上人睇得很清楚的。說真的，不能

不讚反對陣營的齊心團結，可能私下勾心鬥角，出來就是同一條船，總有幾個大旗手（你可以叫他們幕後黑手）指揮。正如敢言的陳健波議員講：如此有章法有陣勢的抗爭示威遊行，需要作物資、人手調控，怎可能無人組織呢？講都無人信。

今次事件睇到某些傳媒繼續明知民陣報告遊行人數誇大，一樣照引用不疑，更對警方數字不理會的。明明現場親眼見到誰先動手衝擊，他們拿著什麼東西擲向警員的，可是當有泛民議員高叫「示威者手無寸鐵」記者都不質疑一句，當有警員、建制派議員忍不住反擊發洩兩句卻追到貼，再放大抹黑。原因是有些「黃媒」的存在就是要做這些事的，掛上記者傳媒的職銜，立場沒有客觀可言。非常讚賞警方懂得在社交媒體開闢的重要性，目前已立即安排專人負責。搶佔輿論平台是政府部門及建制派議員應該學的。

還有一樣大家可能覺得這講法刻薄：就是不要將現在的中學生、大學生看得太純情。首先經常在公眾場所如地鐵站、商場、街道聽到男女學生講粗口比成年人流利；每年大學生迎新營的玩新生恐怖招數；搵着數的想法比成年人古惑；參加炒股、網上炒手機、波鞋賺外快的不少是他們，所以年輕人出來示威都是愛香港的光環別亂派。目前香港學生是兩個極端，一是讀書非常功的，「三觀」正面的；另一批是像現在出動擾民的「口黨輩」，無品，自以為是、無思考分析力的。

黃花地丁蒲公英

日，我怕難打掃，站起來制止。缸子不但不聽，還拿起蒲公英種子朝着我的眼睛「撲」了一聲。缸子的蒲公英是裝在鉛筆盒裡帶來學校的，蒲公英的絨毛沾了不少鉛筆屑。也是湊巧，一粒鉛筆屑借助外力鑽到我的左眼，我用手揉了揉，反而腫脹起來，不斷流眼淚。上課鈴響了，我站起來報告老師，老師怕出意外，課堂暫停，送我去村裡的衛生室。

那一次事故，驚動了缸子家長。放學回家後，我眼睛紅腫，半睜半閉。母親責問我怎麼搞的，我說缸子吹婆婆丁，把髒東西吹到我眼睛裡了。到了晚上，缸子的父母買了些雞蛋提著去了我家，一個勁地賠不是。都是一個村的，低頭不見抬頭兒，犯不着大動干戈，遣人話柄。我父母雞蛋沒買，也沒責怪他們。

我的眼睛第二天還沒恢復正常，我不肯再和缸子坐在一起，要求老師調了桌。沒人和缸子同桌，他孤零零坐在最後排，成了「光桿司令」。我仍然記他。有一次，當着缸子的面，我問另一位同學，你知道司馬光為什麼砸缸嗎？同學說，這誰不知道，不就是為了救小朋友嘛！我說，不對，因為那是個壞缸，該砸。那個同學大笑，缸子笑嘻嘻的，也沒發火。事實上，缸子雖然是我氣包，他本質不壞。當時瞎排，是我小心眼。

我剛出嫁那年，回娘家時，聽母親說，缸子擾亂社會治安，被派出所拘留。後來，聽說缸子去了深圳。缸子扔下話，不混出人樣堅決不回家。再後來，缸子開着私家車帶着媳婦和兒子回家，小住了幾天。沒想到，缸子專門帶著禮品去我家拜訪我的父母。父母有點吃驚，畢竟無功不受祿啊！缸子說起蒲公英往事，父母才明白過來。

月是故鄉明，人是故鄉親。朝花夕拾，舊事重提，感慨繫之。黃花戀黃土，白花飛遠方。我們這群70後，都像飄飛的蒲公英種子，四海為家，擇地而棲。曾經，栖身故土；而今，漂泊在外。為了理想而奮鬥，從不輕言放棄。蒲公英的花語是「無法停留的愛」。

重建文化自信急不得

前些日，網上一篇名為「一覺醒來，我家小區崇洋媚外了」的帖子引起一片熱議，原因是海南省民政廳發文要求整改「洋地名」，其中包括維多利亞花園、海德堡酒店以及數十家維也納國際酒店。

此舉在網上網下引發了強烈的反響，維也納國際酒店馬上對外發表了聲明表示異議，說明該公司品牌是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註冊的，為合法使用的名稱。另一方面，網友們紛紛發帖提出自己的憂慮，一旦地名發生變動，「洋地名」的居民便要因此更改戶口本、身份證、護照、銀行賬戶信息等等，將會導致一系列的不便。

此次對於地名的整改之所以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海南省民政廳想用行政的方式一刀切來治理一種長期積累的文化現象。通過這個文化現象，確實讓我們看到了一種令人憂慮的事實，就是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有一種崇尚西方文化的傾向。譬如買房子總是要買新加坡家園、羅馬家園，因為名字「洋氣」。這樣的文化主體性的缺失，實際

是沒有文化自信的結果。但是這樣的一種思潮已經不單單在所謂地名、命名上，這個亂象其實已經有幾十年了。

面對這種亂象，我們還是要用文化來治文化問題，就像醫生治病必須找對病因。正因為我們一直以來文化自信心不足，才會產生文化的盲目崇拜，現在增強文化自信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但是，我們冷靜地想一想，為什麼我們不夠自信？是因為我們的母文化、中華的傳統文化被我們自己拋棄了，久而久之，我們就變成了沒有根的浮萍，沒有根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斷裂才帶來了現在這樣崇洋的風潮。放眼望去，中華大地都是這種洋名，確實不是一個太妙的事情，也是讓人看了不舒服的事，但是對這個事情也不可過於悲觀，因為在一個國際化的時代，文化的包容性、文化的多元化的本身也是一個趨勢，如果有個別的少數的不佔主體的洋名字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譬如此次海南省整治的洋名字裡面，維也納酒店的反響是最大的，因為維也納酒店作為一個著名的商標已經早就在全國各地有連鎖酒店，它的存在本身是合法的。如果說滿大街都